

讀書通訊

第一二一期

學術論著

我國教育的新動向

邱椿

學術

科學教育芻議(續)

秉志

講座

康熙帝與西洋文化

楊衛玉
潘公昭

藝文叢談

太炎先生之遺稿及其他

邱漢生

怎樣在大學裏讀書

段開霖

讀書生活

寶貴的青年腦力

徐覺非

學人傳記

一代哲人威爾斯

羅家倫

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

劉燕谷

名著解題

聖咏譯義初稿

程石泉

現代史料

杜立特降落天日記

賀揚靈

學校

生活在中央大學

會正權

通訊

湖州中學 ◆ 大麓中學 ◆ 黃岩縣中

方崇潮等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CHINA

行印 社務服化文國中 版出日五廿月一十年五十三國

我國教育的新動向

邱椿

本年七月二十六日南京舉行高等教育會議時，到會人士對於大學教授會的職權，多力主張擴大，學校民主作風，亦主設法增強，這是今後我國教育或將傾向於民主的一個象徵。

在我國過去五十年的教育史中，民本主義與權威主義，常有互相消長，迭為起伏的跡象，清季興學，一切設施，直接抄襲日本，間接模仿德國，所以各級教育機關都充滿了權威高於一切的精神。民國肇造，蔡子民先生長教育，民主作風初見萌芽，但不幸受袁氏帝制摧殘，旋歸萎縮。袁氏倒後，蔡先生長北大，提倡學術自由，推行教授治校制，該校教授蔣夢麟、陳獨秀、胡適之諸先生與其弟子鼓吹新文化運動，以科學與民本主義相號召，於是學術空氣為之大變。第一次大戰結束後，民主思潮瀰漫世界，自由主義哲學家杜威與羅素，相繼來華講學，社氏弟子復在教育各部門，試行其實驗主義，此時民主精神，發展到最高峯，但其流弊亦已漸見端倪。其後北伐成功，為適應訓政需要，統一思想運動逐漸展開，黨化教育應運而生，自由思潮退居伏流；同時新興的集體主義的教育思想，異軍突起，風靡全國，民主政治被視為時代渣滓，於是學術空氣又為之一變。東北淪亡，國人痛恨自身的懦弱，欣羨德義的驕強，有時亦酌採其社會陶冶的方式，以團結我散漫亂雜的民族。抗戰軍興，為集中意志與力量起見，不得不側重紀律，所以國防教育佔據了文化界的意識中心。自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民主思想隨着美國飛機大砲來到遠東，少數來華美人誤解我國戰時教育的設施，時作善意批評或寄文回美發表，於是哈佛大學教授有反對我國統治思想的宣言。勝利後，世界思潮趨向民主，國內亦提前實行憲政，於是潛伏了二十年的民本主義又有抬頭的可能。為適應世界潮流，教育當局任命新文化運動先鋒胡適之先生長北大。月前胡先生到校接事，發表談話時，重新肯定由蔡校長遺留下來的學術自由的精神傳統。這些事實和高等教育會議中的若干決議，都顯示着我國今後教育或將傾向民主。

如上所述，在過去五十年中，我國教育，在民本主義與權威主義的中間，作鐘擺式的搖盪已三四次——其實全世界教育的轉變亦是如此的。我國今後教育似有從權威的極端，逐漸轉變到民主的傾向。這種傾向是有利的嗎？我們如何能預防其流弊而確保其成功？這是值得詳細檢討的問題。有些朋友認為這種傾向是有利的。第一，民主教育不能適應我國的國防需要。當第一次大戰結束時，和平與民主支配着青年的意識中心，他們醉心自由，憧憬大同，視紀律如桎梏，以軍訓為落伍，不啻民族利益，只顧私人享樂，等到國難臨頭，大家毫無準備，祖國幾傾於亡，這種慘痛的歷史教訓，國人似不應忘記。目前內憂外患，紛至沓來，國難的嚴重並不亞於東北淪亡時，假若國人復醉心民主，夢想和平，則將來大難當頭，仍是手足無所措，那時後悔已晚矣。所以目前所急需的是國防教育，不是民主教育，第二，民主教育不能樹立建國的统一思想。任何偉大民族都有其建國的精神範疇，如蘇俄的共產主義，英美的民本主義，中國的三民主義等。我國教育未普及，大家都不知主義為何物，若讓青年自由批評，則錯綜複雜的思想蜂起雲湧，精神失去重心，內部更難團結了。所以我國今後所急需的是黨義教育，不是民主教育。第三，民主教育不能顧到人類的基本陶冶。美國自由主義的教育有許多流弊：如狹義的個人主義的培養，低級興味的刺激，課程的五花八門，知識的支離破碎，方法的幼稚矛盾，權威紀律的忽視，教育行政系統的紛亂，學校規章的歧異，學術標準的低落等。我國廿年前民主思想極盛時代的教育亦有同樣的流弊，今日何必重蹈此覆轍呢？並且近年來美國教育家對於自由主義的教育已有重大修正，如赫琴司的支加哥制，哈佛大學的普通陶冶制等。我們何必效法他人已唾棄的東西呢？所以我國目前所急需的是基本教育，不是民主教育。

但上述的民主教育的流弊，並非不可補救的；真正的民主教育亦不應有這些流弊。第一，真正的民主教育必能適應國防需要。民本主義者相信個人人格的尊嚴性，同時也尊重他人人格的尊嚴性，所以他不能不恪遵社會紀律與約束。他相信個人能夠和應該自治，同時承認整個民族亦能夠和應該自治。

科學教育芻議 (續) 秉志

- 一、緒言
- 二、吾國半世紀以前之提倡科學
- 三、近年來國人之提倡科學
- 四、今後提倡科學教育之展望
- 五、科學教育之推廣
- 六、科學家之自修
- 七、科學教育與初級學校
- 八、結論

秉志先生此文，就科學教育作登高振臂之呼。首追溯吾國科學教育之歷史，繼述當前之情形，再推論將來之前途，更就科學教育推廣，科學家自修，科學教育與初級學校關係諸端，暢加論列。其勉勵我國人者，丁寧周至，蕩然仁者之言。其文有物有則，可謂可思。誠有心人語也。先生既引英儒郝爾黎之傳佈科學喚醒英人一事以勉勉國人矣，先生則今日中國之郝爾黎也。——編者（漢生）

四 今後提倡科學教育之展望

蓋於數十年中，吾國科學教育上所有之錯誤，國人之熱心科學者，宜力求避免，不可再蹈覆轍。今日所宜亟者：(一) 為國內各大學，必須提高程度，延聘造詣精深、學行兼優之人士，以之授課。訓練鉅數之學子，使受健全之科學教育，以便來日深造。更以之領導研究，造就專門之人才。故大學悉設畢業院，每一學系皆有研究之工作。(二) 為國家及社會所已立之研究機關，宜加意使之充實，其設備，完善其規模，俾其中之專家為數既衆，而所工作者，無論關於純粹學理，或關於目前急切之實用，皆足以解決國家重要之問題。此二大專業，乃吾國上下所當急起直追，儘力以求達其目的者，茲為分別言之。

關於第(一)項之專業，上自教育部，下自各大學，宜互相努力，做法歐美科學先進國之已事，為吾今擇善而從之兩針。百年以前，歐洲之推進科學教育，以德國最力。當時各大學中，無不有研究之工作。教授學生所朝夕孳孳者，不獨尋

常之上課也，而高深之研究已竭力推進。故各國好學之士，欲得師友見聞之益者，無不以德國為中心。英法等國雖皆有科學大家，時時產生重要之貢獻，然此等人士多係在私家工作，或在大學以外之研究機關工作，而大學中無畢業院，與吾國近年之情形相似，然以德國努力就進之故，英法兩國，不甘久居人後，不數年間皆有畢業院之出現。或雖無其名，而各學系之師生羣聚於研究，遲之未久，皆與德國之提倡研究相同矣。美國當南北戰爭之前，大學遠不如今之多，而所授者，僅有四年之課程而已。阿嗎息氏(H. A. Allen)初來哈佛任教也，謂該校不足語於大學之林，不過一高等學校而已。以哈佛在美國各大學中，首屈一指，巍然最高之學府，而猶蒙此譏笑，其餘各大學之程度可知而知。所以然者蓋以其中無有畢業院，無研究工作，在全校各系一齊推進，故名為大學，實不足謂之大學耳。夫大學云云者，豈獨以其學院之多而已哉。(案昔日歐洲各國之大學，至少必有四學院，如神學院、法學院、醫學院、人道學院。即文理學也，其餘之實用科學

。所以當民族自治或自決的權利受敵國威脅時，他亦能够犧牲一切以保衛祖國。筆者於去年暑假遊美時，目擊成千累萬的大學生，在如火的烈日下，荷槍開步走，終日不得休息而毫無倦容，其服從命令和嚴守紀律的精神並不亞於希特勒的黨衛軍的兵士。美國人平日異常活潑，但一入軍隊則行動極機械，前後判若兩人，因為他相信只有格遵紀律，才能確保勝利。美軍在這次大戰中東西各戰場上的表演，足以證明民主主義者作戰的勇敢，並不亞於集體主義者。所以民主教育與國防教育並非不相容的。第二，真正的民主教育必能建立中心思想。民本主義者相信：人類智慧是必須解放的；自由討論是解決思想糾紛的最好方法；文化上少數人的異說是必須容忍的。所謂中心思想和宗教信仰不同，前者根據於智慧，後者根據於情感。智慧必須解放，中心思想才能產生並永遠發揚光大。思想上的鬥爭亦不能用武力解決，必須讓大眾將各種思想分析比較，自由討論，仔細推敲，謹慎選擇，最後由大多數人選擇的思想即是中心思想。同時少數人擁護的異說仍可讓其存在，因為牠們的批評足以保持中心思想的生活力，防止後者形式化與呆板化。所以民主教育與黨義教育亦非矛盾的。第三，真正的民主教育必能顧到基本陶冶。民本主義者相信：共同興趣，共同生活，共同參加的經驗，共同欣賞的精神價值等，是民主社會最顯著的特徵。只要能注意這些要素，則教育上一切雜亂破碎的毛病都可祛除。所以民主教育與基本教育亦非互相衝突。

我們的結論是：我國今後教育的民主的動向是有利的，如果我們能了解民本主義的真諦，並在教育上忠實地應用民本主義的一切信條。

，皆各自成爲學院，如農，如各種之工程等等，不屬於大學。今日則情形已較異矣。美國加以變通，大學有三四或較多之學院，除教會所立者外，其中率無神學院。而農工等院，皆可設於大學之中。規模較小者或名爲學院，農工等校亦有獨立而不隸於大學者，與吾國今日相似。亦以其中必有研究之工作，不獨少數之學系有之，所有學系無不有之。故其中必有畢業院，必有博士學位賜給於深造之學生。歐美各大學率如是。美國之各學院，縱有少數學系可以賜給博士學位，而其全校各系不能皆如是者，仍不得謂之大學。由此觀之，所謂大學者，必全校各系除講課外皆有研究工作，皆賜給博士學位，方謂有真正大學之程度。吾國之大學，至今已爲不少，而大多數皆無畢業院，即或有之，其辦理之方法，又離奇而不可解。若以歐美之大學程度及政策以衡之，母乃名不符實乎。當美國南北戰爭甫行告終，約翰霍普京 (Johns Hopkins) 大學成立，力矯各校之非，首重研究。該校各部最先成立者，爲畢業院，各大學畢業生之有志深造，成績優異者，羣趨於該校，有百川匯海之大觀。因此風動全國，哈佛、耶耳、哥倫比亞、普靈斯頓、康乃爾、本素文尼亞諸大學，號爲美國東方之領袖學府者，至是皆恐落人之後，競然設立畢業院；美國中西部之各前輩大學，亦爲之風靡。於是全國各大學悉有畢業院及研究工作之出現矣。美國各大學程度之提高，約翰霍普京大學實有推動之功焉。查該校創始之人實有遠大之眼光，彼深慨乎全國大學不足與歐洲先進國之大學媲美，思有以促進之 (Gillman: The Launching of a University) 其影響遂如此之大。吾國欲提倡科學教育，及一切學術之猛進，宜以此爲師。今日宜於各大學內設立畢業院，鼓勵研究，若各大學苦於經費之不充，政府及社會當乘此機會，儘力補助。若苦於專門人才之不足得，倘使學校有充足之經費，儘可向各處延攬，國內不足，仍可於國外物

色。若苦於設備之缺乏，可斥鉅資以購置。倘使各學校有此決心，將一切不急之務，悉行罷除，專心爲學校添置設備，增加研究之便利，用財極得其方，處處以合理之經濟辦法出之，一分一釐悉用之於學術之推進，政府社會，焉有不樂於相助。如是努力向前，大學之程度，因之提高，科學之研究必爲之猛進，此可操左券者也。吾爲此言，將被一部分同人所管議，以爲徒唱高調，談何容易，無實之言，不合乎今日國內之實情。然此等人士不歡迎此種提議者，大約皆係心畏其難，欲乘目前各大學不上不下之勢，而爲苟安因循之計。然教育之進步，勢不可遏，懸崖轉石，河決東注，時機一至，各大學決不能永遠如今日之一味作機械式上課而已也。與其不努力，不前進，受將來之淘汰，何如早自爲計，發憤精進，使自已及學生均獲其益之爲愈乎。今日之徒管議他人提倡研究，以圖阻撓學校之進步者，皆不免爲教育界、科學界之笑柄及罪人耳。

各大學之宜提倡研究，以爲科學促進之計，在今日既不可稍緩。大學之外，尙宜多設研究所，以應國內學者之急需，以解決各項重大之問題。此等工作，由政府及社會共同擔負其責任。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實業部之地質調查所、農產實驗所、尙有其他各種研究所，尙志學會已設立者。中國科學社之生物研究所、尙志學會之靜生生物調查所、廈門大學中附設之海濱生物研究所、西湖博物館、黃海化學研究所、尙有其他之私立研究機關等，乃社會私人學術機關之已成立者。此數種已立之機關有歷史較長，工作之成績，斐然可觀者，其餘者，皆努力於研究，爲科學之促進而奮鬥，其精神、其成績、皆不負國人之希望。獨惜吾國地廣人衆，文化悠久，時至今日，只有此少數之研究機關，與歐美各國相較，既未免墮乎其後；即以應付國家之需要起見，以如此地大物博之國度，處今日國難日激，科學猛進之世界，此少數研究機關所爲者，絕不足以

濟事。國家社會處處皆有重大之問題，急待有專家研究而圖解決，豚蹄斗酒，滿篝滿車，乃不可能之事。國家之患貧患弱，民生之凋敝，物力之廢棄，悉由科學未能發展。故今日者，唯有政府與社會共下極大決心，除對已有之研究機關，爲之補助擴充，使其工作增加效率外，更宜多立各種科學之研究所，俾全國之內，幾無處不有科學之研究團體。國家任何問題，無不用科學之方法，以圖解決。如美如蘇聯今日之所爲。公家以大量之款項，用之於科學之建設。社會人士之有力者，尤宜步武美國之富豪，爲聚財能散之義舉，有富而能仁之精神，傾其私囊，補助科學之發展。政府之研究所，私人多有以巨資相助者，亦有由私人學術機關，代爲管理者，如美京司密遜研究所 (Smithsonian Institute) 代行管理政府所立之研究機關，有數十處之多即其一例。私人之學術機關，多受政府之補助，如美國國立研究院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時時調查國內之各研究所，視其工作之性質，成績，及需要，爲之補助，即其一例。倘吾國上下能見賢思齊，努力此途，行見於較短之時期中，有多數之研究機關，棋佈星羅，遍於國內，其量既宏，其質必有佳者。特出之科學人才，將於是產生，國家嚴重之問題，今日缺乏人才以解決之者，屆時必有人焉，可資應付矣。

大學皆有研究之工作，政府及社會所組織之研究所，復日見增多，科學教育，因之進步。以吾國人民之本質而論，本不下於歐美之民族，努力日久，必有重大之貢獻。內以裨益於國計民生，外以博全世之景仰。吾國今日之爲此舉較易於歐美各國者，爲彼等昔日之推行科學教育，恒爲宗教勢力所阻撓，在中世紀黑暗時代，科學家所罹之慘禍無窮已。即如十九世紀以來，教堂之勢力仍籠罩一切，英國經無數學者之奮鬥，如鄒齊黎，斯賓塞爾等之著書立說，力言科學教育之自由不容受任何勢力之侵犯。醞釀日久倫敦大學始有

維新之舉動 (University Reform)。嗣後各大學相繼從風，科學之功課，遂漸漸普遍於各校。美國雖為較新之國，其教育仍不脫歐洲各國之窠臼，大學殊不以科學為重。七十年前，康乃爾大學成立時，首先以科學與他學術立於平等之地位，乃屬破天荒之舉。當時社會譏之，謂之為無上帝之學校 (Godless Institute)。哈佛大學之提倡科學研究，其校董有以偏重智育，忽視宗教，非議之者，此皆已往之事，不足責已。而近年美國南部各省，尚禁止學校講論天演學說。有一中學教員，偶然談及此問題，竟為所驅逐，各校皆不准聘用 (Osborne: The Earth Speaks to William Jennings Bryan)。足見該國科學發達如今日之甚，而科學教育猶受宗教之打擊。吾國宗教之勢力，向來未嘗如此之盛，歐美各國所受之束縛，吾皆無之。儘可努力科學教育之進展，無可憂慮於與宗教有發生衝突之可能。此吾國獨有之良機，乃特殊之便利，吾國人要宜利用，深自慶幸者。況科學先進之國，所誤入之歧途，吾皆可以取戒而避免之。其辛苦所得之經驗，成效，吾皆可做法而利用之。倘吾國人一旦用力於此，所謂迎頭趕上者，非不可能之事。時至今日，機會已形成熱，正待國人之奮勉耳。

五 科學教育之推廣

研究所及大學，盡力於研究，科學人才可由之產出。其中有對於教課之工作，具相當興趣者，可散佈於全國，為各種學校之師資。研究所及大學畢業院之高才生，使學識經驗，均行成熟。可充大學之教授及助教。以後遇需用大學教師之時，不必定向留學生中聘之，如今日之所為。總之，有最佳之研究所及畢業院，其數既衆，可以儲育大學之師資。有健全之大學，為數甚衆，可以儲育中學之師資。科學教育，由研究所及大學畢業院提倡之，則大學中學之師資，皆有所取資。故吾國科學教育之發展，須自上而下。淺者不察

，以為有健全之小學，始可與謀健全之中學，有健全之中學，始可與謀健全之大學，持自下而上之議。不知吾國唯不知謀高深之造就，而徒盡力於中小之教育，經營數十年，如驅拖磨，毫無進步。此等謬見，不得不急為之更正。由研究所畢業院等之長足邁進，高深之科學知識，不難為國內青年有志深造者所獲取。

然有一事務須為國人所自戒者，即貴族化之科學，此時國人務須盡力於科學知識之傳揚，使社會悉受其薰陶。吾國社會以知識水準之過低，其生活不能科學化，故有許多中古黑暗之現象，為世界所騰笑。以文化歷史最久之國家，而不免於此，凡屬愛國之士所宜引為大恥者。英國科學偉人郝胥氏，一生所學華者有二事，一為高深之研究，其著作屬於專門貢獻者，皆盡鑿於全球，二為向國人傳佈科學之常識，所作工人講演 (Huxley: Working men's Lectures)，及其他講演論文等甚多，皆以簡明淺易之文字，論述科學之事實與學理，英國社會深受其益。同時物理學家丁德耳氏 (John Tyndall) 亦有同樣之工作。倘有其他科學專家，繼起而為之者。英國人民之知識水準，為之提高，社會之思想風尚，因之改進，迄今已逾半世紀之久，英國科學家為此者尤衆。美國亦然。七八十年以前，西曼氏 (Youman) 在紐約奔走此事，專以灌輸科學知識於社會，為實務之亟。此風一開，美國科學專家率對此甚屬熱心。迄今全國之中，為此項工作者甚衆。關於各種科學和知識。凡可以灌輸於民衆者，皆有人為之講演論述。人民讀閱之科學書籍，幾於汗牛充棟，觸目皆是。人民之知識日增，社會之習慣遂形改進。

將來吾國之研究所及大學畢業院中之師生，要不可以科學知識，為少數人所獨有，宜斥其餘以公諸社會，對於國人父老，方為無負。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昔在首都，每年四季之中，必有通俗之講演，歡迎全城人士之來聽，此蓋欲以

生物學常識，傳佈於社會。科學社及他各學術團體亦時有講演，唯不盡係通俗性質耳。倘以後吾國專家能如英人郝胥黎等之所為，吾國社會之改良，蒙其益者，不知幾許也。

六 科學家之自律

國家以科學落後之故，致事事不能與人相擬。國人有志於科學，以促國家之進步者，首先宜有遠大之眼光及志量。倘有所得，不可沾沾自喜，以為在中國吾能如是，已足自養，以此矜持而驕其國人。此器小易盈者之所為，最屬可恥者。當今之時，國人之專門於科學者，宜竭盡精力，冥心孤往，務求所造詣者與世界任何專家相見而無愧，質諸世界各學術團體而無疑。如是努力者多則所攻之純粹科學，在學理上當有重要之貢獻，所攻之實用科學，於利用厚生上亦必有甚大之裨助。國內淺陋無知，急功競利之徒，以純粹科學為無用，甚以「洋八股」相譏嘲，科學界之同志，若非甘心任人笑罵，當共起以雪斯恥也。科學界同志若人人皆努力於深造，不肯淺嘗輒止，小就自甘，科學之猛進，可以實現矣。總而言之，科學教育之問題其核心端繫於科學家之本身。科學家欲其發揮光大，其如擴大其胸襟，置身於高明廣大之地，而圖前進乎。

七 科學教育與初級學校

以上所言，力持科學教育，宜自上而下，有完善之研究所，畢業院，以圖改進大學及高中之科學工作。然小學及初中等校與提倡科學教育，皆有密切之關係。以學生年幼之時，甫受教育，其體育及腦力，宜格外謹慎培養，使得健全之發達，不可於漫無意識之中，摧毀損傷之。吾國人對營養之問題，往往以習慣之故，不能利用科學之知識，實行平準之膳食。兒童之體力，多因此未能充分發展。對於初級學校之功課，國內之辦理教育者，觀念上尤不免有根本之錯誤。彼等

一代哲人威爾斯

羅家倫

文學家，歷史家，社會理論家，還有種種名稱，都祇能形容他心靈表現出來的一部份，而不能形容他心靈的深處。與其對他種種稱號，不如稱他哲人。他，威爾斯先生(H. G. Wells)。

他犀銳的眼光，常能透過歷史社會的層陰，射到還未實現的時空。所以他的預言，不祇是談言微中。但是他慧眼裏發出來的光，不是慘酷的冷光而是同情的熱火，因為他有理想的意境。

從堅固科學的石階，踏進到燦爛文學的大道。他早年的科學小說，那是幻想，都成預言。「時間機械」(Time Machine)這部名著的發表，到現在恰巧是五十年，半個世紀，然而每頁却像是墨水未乾的新稿。以後他寫小說寫到「世界史綱」——一部銷路空前的歷史著作——雖然其中並沒有新的歷史考據，却有許多新的歷史見解。「科學大綱」本是集體的作品，但是祇有他的魄力和努力才能整理出這閩篇巨製。這裏也沒有科學的發明，然而可以使人得到不少科學的啓示和預悟。

他最大胆的一部歷史預言小說，發表在一九三一年，原名「Shape of Things to Come」中文譯作「未來世界」很妥當，就譯作「未來形態」也無不可。他預料第二次世界大戰一定爆發，和估計的時間不過相差兩年。他預料中日戰爭從東北華北打起。當着許多人揣測歐洲大戰會從非洲或是巴爾幹開始的時候，他獨獨寫這大戰爭從波蘭走廊開火。這是何等準確的應驗。他寫中國對日作戰初期的慘敗，以及最後從西南振軍經武，再獲全勝一段，也可以驚人。他替我們開了一個小玩笑，寫出盟國在西南爲我們練了一枝強大的空軍，去轟炸日本，不料炸彈不炸，因爲中國把炸藥的公式配錯了；結果却得到了一個意外收穫，就是由這錯誤公式而配成的藥性，竟使日本女子停止生育，爲日本，也是爲世界，解

決了一箇嚴重的人口問題。這箇不傷胃口的玩笑，不特不含惡意，而且值得我們科學落後國家的反省。況且威爾斯先生是最同情中國的，他對中國的讚揚和重視，充分表現在「世界史綱」。

我到倫敦以後，聽說威爾斯衰病溘溘，恐怕以後不容易見到了，於是託陳通伯先生——當年幫他寫「世界史綱」中國部份初稿的一位朋友——去約一個會面的時間。約要人是常要經過秘書的，約這位老哲人則祇有經過他的家庭。現在照應威爾斯的祇是他的長媳和一個女護士。通伯電話去後，他的大少奶奶的回話是：「威爾斯先生身體太弱，有幾天醫生准他見客，有幾天不准。」我在倫敦的時間不多，以爲這次沒有機會了。不料隔了三五天後，大少奶奶忽然有電話打給通伯，說是「今天威爾斯先生身體好一點，願意見見我們。」我聽了自然發生一種愉快的情緒。

這是去年十一月十三日下午五時，我和天放通伯同坐了一輛汽車到一個倫敦較僻的區域，看見一排白色的街堂房子，尋到了其中威爾斯先生所住的一所。冬天倫敦的天色黑得多早呀！何況已經起了著名的陰霧？所以很費目力的才認出門牌。

門開了，大少奶奶和一個着白制服的護士向我們打過招呼，說「威爾斯先生在樓上相候。他今天好些。他很高興知道你們能來。」可是補一句道，「他身體還是很弱。」我們也會意了。

這位哲人的書齋和臥室相連，中間祇隔一個幔帳。這時候幔帳是拉開的，他正坐幔帳的外側。書房的牆上掛了一幅中國絲繡的壽星，事後聽說是一位中國武官送的。臥室部份的牆上掛着兩塊中國山水的斗方，遠看像是一錢製的藝術品。這都足以表示主人對於中國的興趣。而這位消瘦的哲人，頭上帶着一頂東方式的睡帽，身披

以初級教育爲高等教育之基礎，必須使此基礎格外堅固充實，俟其入大學後，方可資深造。於是將小學及初中等校之功課，儘量使之繁多，而於幼兒之健康，反多忽視。今日吾國小學之功課，視歐美小學竟多至三倍。初中亦大略如是。高中之功課，視歐美各國亦高。幼年學子之健康因此受損傷者，不知凡幾。故大學生身體之檢查，不及格者至達百分之七十五以上。以體育不發達之青年，縱因一時之努力，可獲優美之成績，而年齡稍長，即深中於暮氣，對於求學，不復感覺興趣，亦自然之勢也。以如此之人，欲使其終身努力於科學之研究，到底不懈，此豈可能之事。吾國科學家，於中年以後，多不復有若何之工作者，率作坐是故。今國內初級學校以不合理之增加功課，作「填鴨式」之教育，使幼兒之體力腦力，早受摧殘，此其於提倡科學教育，予以嚴重之打擊者也。國人對此宜有澈底之覺悟。歐美之科學鉅子，皆由中年以至老耄，勤勵而不少輟，且往往於四五十歲以後，經驗成熟能產生重大之成績。其體力腦力皆於幼年培養，異常強健，故能作長久之奮鬥。今吾欲發展科學之教育，最宜注意此點。目前國人在初級教育上倒行逆施之政策，要當痛加改革，不可稍緩。首宜注重兒童體育之發展，使各項功課，不可如現在之煩重。參照歐美各國之成法，斟酌規定，勿使稍過，俾學生由充分合理之遊戲，獲健康之

康熙帝與西洋文化

楊衛玉
潘公昭

一、康熙和路易十四的關係

十六世紀中葉葡萄牙租借澳門獨占中國貿易以來，葡萄牙商人就用本國船舶運載中國的特產陶器、漆器、絲織品、錦綉等等，向歐洲市場高價發售，獲得很大的利潤。那時葡萄牙還保護中國的傳教事業，不單是本國的耶穌會士，別國的耶穌會士也都從里斯本搭船到中國，利用基督教以收買中國的人心。那時耶穌會士的科學造詣，助成了明朝的兵工建設事業，那時中國自明朝皇帝以下中央大員，都為挽救國難而盡力籠絡這些耶穌會士，因此葡萄牙人逐漸在中國政府裏面建立他們的威信。而且葡萄牙所轄屬的傳教師，還盡力研究中國的文物制度，用葡萄牙語或拉丁文在里斯本等地出版自己的見聞錄，所以在當時歐洲各國盛行的研究遠東尤其是研究中國的風氣中，葡萄牙會站在主動和顯要的地位。

法國國王路易十四對於葡萄牙之在華發展，勢難袖手旁觀，雖然因為傳德事件以後，法國正注力於對內政策，還沒有顧到遠東的空間，但是這位國王對中國還是非常關心，一直注意中國的文化，禁不住發生憧憬之念。他把佛倫梭華三世、路易十三世以來珍藏在楓騰白露宮殿裏的中國工藝美術品，如金綉花鳥的屏條，運到凡爾賽宮，他又蒐集中國陶器器皿，贊賞它的風韻。路易十四又以著名的「儀禮問題」(Question des Rites)而留心到儒教思想，命令在中國的耶穌會士柏應理(Le P. Couplet)和殷鐸澤(Le P. Intore Cetta)兩位，翻譯大學、中庸，論語為法文，這部譯書標題為「中國的哲學家孔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於一六七八年在巴黎印行。

到了清朝初年，耶穌會士利用天文曆數的知識，極受「天子」的寵幸，因此，關於葡萄牙的勢力在清朝奠定鞏固的基礎的消息，傳到了法國官府裏面，路易十四已經不能再忍耐葡萄牙在中國的成功和活躍了。所以，

自從一六八五年以來，法國政府也派送本國的耶穌會士到中國來企圖驅逐葡萄牙人的勢力，扶植他本國的勢力；並在歐洲代替葡萄牙而致力於中國的研究，稱霸於列強之間。

李路易十四的勅命派到中國來的法國耶穌會士所著作的書籍和函牘，差不多全都收藏在「東洋文庫」裏，我們只要能够涉獵這些根本的史料，就可以充分明瞭康熙帝對於西歐科學文化和天主教的態度，並且也可以窺測到東西對立的這兩位「一代英主」的交涉和政策的消長。

意大利的耶穌會士利瑪竇，在萬曆二十九年，來華謁明朝的神宗皇帝呈獻聖像，聖經及十字架，最為中國皇帝嚮賞的，是報時自鳴鐘，即擺鐘和袋錶。神宗把「西夷貢品」獻給皇太后觀賞，不過皇帝沒有把袋錶開足發條，皇太后看到鐘走，就把錢賜了給他。(見 Du Halde, 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 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 Paris, 1735 t. III, p. 74)從這一件事可以理解到中國人怎樣給泰西的科學文明魅惑了。

當時中國的天文學還墨守陳說，而西歐却有了長足的進步，哥白尼的地動說和伽利略的地球自動說，雖然和聖經的內容相抵觸，但是最後也認為定論。尤其是從薩希雅利詹森(Zaccharie Jansen)發表了望遠鏡以來，天界的秘奧，已經暴露在人們的眼前了。羅馬教皇葛蘭哥里十三，就斷然廢除原有的希臘曆，制定新曆，並用自己的名號來稱呼，叫做葛蘭哥里曆。來到中國的傳教師，看到這個國家從古以來重視天文曆法這一點，特別虛心為善地介紹歐洲天文學的最新知識，他這一方面收攬人心，慢慢推進傳教事業。所以，利瑪竇氏，親自編制「乾坤體儀」，「經天該」，「渾天通憲圖說」，「國文算指通義」等天文學書，漢譯歐基里德的幾何學，定名為「幾何原本」。因而清朝的順治皇帝首先優渥地款待耶穌會士湯若望，任命這個傳教師為「欽天監」的「監正」。

康熙三年，欽天監員楊光先看到天主教學僧在「欽天監」方面擴張勢力，非常憤恨，所以會呼應了當時的一摺夷論，先行否定西歐天文學的價值。康熙帝的攝政大臣，對照漢曆和洋曆，要以正確為基準，判斷這種意見紛爭。傳教師帶來的天文知識，有如上述，是天文學的新知識，從它的正確性這一方面來看，究竟有非回教曆和漢曆所能及的地方，因為洋曆的記載能和日月的運行完全一致，清朝因此把楊光先革職，判處流刑，亦斷然廢除原有的漢曆，採取洋曆。這一件事，可以看出清朝的英斷，同時也不能不說是中國文化在西歐文化面前的最初的一次低頭。

此後就任命南懷仁 (Verbiest) 為欽天監監副。不過當時旅居中國的傳教師病死的很多，歐洲各國對於來華傳教事業也一度很表冷淡，因此，南懷仁特向歐洲各地耶穌會士發表公開意見書。南懷仁氏在這公開信中，詳述中國傳道事業的衰退，明清兩軍的戰爭情況，主張派遣傳道軍。在結論中並詳述中國人如何歡迎天文學、光學、曆力學、重力學等數理科學的事實。復習數學和天文學等科學，怎樣為中國皇室所尊重，基督教徒如何利用數理科學而得為天子的上賓，和當朝首要接近。(Verbiest, *Lettre de la Chine ou l'on voit l'état present du christianisme dans cet empire, et les liens qu'on y peut faire pour le salut des âmes* Paris, 1682. P. 18)。

當時執天文學之牛耳的是法國。路易十四亦認天文學為第一等國學，一六六七年，曾投資一百萬利夫爾(法國舊幣單位)，在巴黎建設天文台，雖然國內已有奧叔 (Auzout) 披卡爾 (Picard)，柯普蘭 (Couplet) 等碩學之士，還要從意大利聘請喀西尼 (Cassini)，從荷蘭聘請魏根斯 (Huyghens)，從丹麥聘請羅美爾 (Roemer)，使在法國研究天文學。所以，除了法國以外，沒有能够製造精緻的天文觀測器械的國民。數學也有笛卡兒、帕斯卡爾、佛爾瑪等名碩輩出，異常發達，特別是立體幾何學的研究，是由笛卡兒始創的。

二、康熙帝的數學研究工作

從這一層說，法國派遣「傳道軍」到中國來，當然具備有最精銳的武器。所以，當路易十四世採納柯爾班爾的主張而派遣法國耶穌會士到中國

的時候，曾經諮詢國王的聽罪師，耶穌會長老，賴·謝士 (Le P. de la Chaise) 和天文台長喀西尼，關於選拔傳教師的標準，第一是宗教的資望和品格，第二是科學的造詣，這裏就委任一位兼此二長而又渴望到遠東來傳道的，路易·路格倫大學院的數學教授、耶穌會士——洪若翰 (Le P. de Fontaney) 為中國傳道團長，根據上述標準，嚴選有實力的候選人。當時候選人踴躍而來。由此又可以想到當時路易選拔中國傳道人士，在法國宗教和學術界，如何被視為難得的光榮了。

洪若翰氏選取了耶穌會士五名，以國王特旨准許他們做科學學士院的會員，頒與望遠鏡等精巧的機械，於一六八五年簡派到中國。法國這個中國傳道團曾經滯留在暹羅一年多，到一六八八年(康熙二十七年)安抵中國的首都北京。

康熙皇帝早從南懷仁的地方，聽說法國有這個學者團來華訪問，他們都和南懷仁一樣是耶穌會士，意料中也一定能為國務而盡瘁，所以早就欣然期待這批貴賓的光臨了。一聞法國傳道團已經到了中國，就下旨沿途總督和巡撫必須善為款待，俾使儘速晉京謁見。最可遺憾的是，當法國這一班學術傳道團到了北京的時候，南懷仁氏竟已溘然長逝。康熙帝在法國傳道團中特選白進 (Le P. Bouvet) 和張誠 (Le P. Gerbillon) 二位留侍君側，其餘傳教師則分送諸省。康熙帝已從湯若望和南懷仁二氏學過泰西的數學，所以又向這兩位大師繼續研習同樣的學科。而對於這新來的法國教師，就有首先使學會國語的必要。因為康熙帝通常使用的是滿洲話，所以白進和張誠兩位，先從皇帝差遣的教師學習這種語言。皇帝又把太皇的宮舍和自己的宮舍賜給兩位大師居住，使這二位外賓滿足於異鄉生涯。兩位大師學習滿洲話九個月，已能會話，皇帝就下令進講，朝夕由皇宮裏的主馬寮賜御馬迎送兩師，並派善講滿漢兩種語言的宮內大臣跟隨他倆，以謀進講時的便利。法國傳教師對於康熙皇帝這樣細心的關注，感到極大的驚異，而對於這位皇帝的學習精神尤不勝欽佩。

白進和張誠兩位大師，先向康熙皇帝進講數學。他們把歐基里德，亞里西曼德斯的『初等幾何學』和『理論應用幾何學』翻譯為滿洲文，把這兩部書當做教科書，這位中國皇帝，就這樣從異教的「西夷」研習「洋學」。他們咫尺天顏，惶恐地操着滿洲話，說明幾何學的定理。皇帝聽了這

種解釋，反復思索，描畫圖形，遇有不了解的地方，更反復質問。「天子」和「洋夷」都樂此而不知疲倦。直到暮色蒼茫地迫近皇宮，這兩位大師才留下了進講的草稿，告辭出去。而皇帝還常常在黃昏以前不充分的光綫中，再事研讀當天的講稿，復習一遍。他學習運算之術，已經利用兩脚規等等。在短短的四五個月以內，已經學會了歐基里德幾何學最主要的定理，研究這些定理，通曉了全部幾何學的定理。以後進呈圖形，他就可以立刻記起它的定理和證明。康熙會當面對兩位大師說：「朕為同一定理的證明，恐怕會反復過十二次的吧。」

實際上，康熙帝終於用難以想像的注意和努力，專心一意地研究幾何學，縱使碰到了幾何不易解的定理，他也決不倦怠，甚至兩位大師在用語上有失禮儀的時候，也毫無不快之感。兩位大師因為滿洲話講得不很純熟，往往所作說明失於明晰，也有最初的說明不能理解證明的，那時皇帝就虛心反復地研究質問，有時向白進氏，有時向張誠氏，提出反問。當兩師的說明並未能充分明瞭其意義之時，可以延遲一天，到了第二天，皇帝再行傾聽兩師的說明，非到充分了解，決不停止質問。兩師對皇帝的注意和忍耐，感到由衷的敬服。康熙自身在幾何學的學習中，竟比親教萬幾更加努力，再沒有這樣勤學的學生了。康熙帝還把自己學到的幾何學的知識，得意洋洋地傳給皇太子。（Bouvet, *Histoire de l'Empereur de la Chine*, La Haye, 1688, pp. 82-89）。

「皇帝很快通曉數學，編述幾何學書，把教科書傳授給皇太子，為其教師說明皇太子所蒐集的歐基里德幾何學的難題。皇帝雖然負擔統治世界最強大國家的重任，但是他在後宮還是手握定規與儀器，勤於學問上的考察。」（Le Comte, *Nouveaux memoires sur l'etat present de la Chine*, Paris, 1689, t. I, pp. 195-198）。

康熙帝不僅勤於理論的考察，還認識如何實地應用學理，以便判斷理論是否正確。例如當法國大師進講立體的比例之時，康熙就精密計算某一球體的重量，精細測量其直徑。他計算出同一物質構成的球體，由於直徑之差而如何發生重量之差，反之，由於重量之差而如何發生直徑之差。

康熙親手測計球體，考察學理和實測是否一致。他同樣又試驗圓筒形、圓錐形、楔形的比例和容積。康熙會親自測量由江河之一點到另一地點

的傾斜。並拿算定測點的兩脚規，應用幾何學的學理計算距離，山的高度及河和池塘的幅員，當下臣的實測的報告和他紙上的計算一致時，表示衷人的愉快，向陪席的長官和公侯發生感歎的言詞，他喜色滿面地接受他們的讚揚。康熙常常讚美西歐科學的進步和學術傳教師的科學的造詣。這種應用學理的興味，越發使康熙帝對西歐數學的學習精進不已，同時也成為越發尊敬學術宗教使節的動機。（*Lettre du P. Fontaney au P. de la Chaise, Lettres edifiantes et curieuses*, t. VII, pp. 202-204, Paris, 1677）。

後來康熙帝又從法國傳教使節學會了靜力學，並且研究天文學中最有興趣的部分，因為要想觀測天文現象，要得一套歐洲製造的望遠鏡，兩位大師就使在各省傳道的瑪太納、維斯德爾、魯康特三氏把天文觀測儀運送到北京。

三、康熙帝的醫學研究工作

康熙於研究數學之後，又研究醫學。中國自古以醫學進步出名，但是到了清朝時代，關於解剖學的知識，還很曖昧。所以在皇帝旁邊的學術宗教使節，必須解釋人體各部的綜合狀態和各部分的個別狀態，諸部分的相互關係，進而說明其機能。白進和張誠兩位大師，是當時歐洲第一流的醫學家，他們曾以法國科學學士院會員佛爾納（Vernex）所著的專書為基礎，向康熙進講解剖學。把說明的銅版圖幾種，獻呈御覽，在進講解剖學的基礎定理的時候，康熙帝深深地感動了。他選擇官中最出色的畫師，模寫這種圖形。不過，研究解剖學，需要更大的努力，實為康熙的健康所不許，因此會一度停止研究這一門科學，但對於主要的疾病，特別是康熙帝近時所患的疾病，進行講解。兩位大師就遵從勅命，按照西洋醫學的研究方法，說明這種疾病的物理上的原因。他們只在三三個月之內，寫成了關於大約二十種疾病的草稿。這些草稿引起康熙帝極大的重視。後來，康熙帝就在宮裏設立實驗室，研究化學和藥學，製造各種藥劑等等。（Bouvet, *Histoire de l'Empereur de la Chine*, pp. 101-105）。

這樣熱心於西洋科學之研究的康熙帝，就慢慢地感覺到學術傳教使節的不夠，他就命令白進氏向法國要求加聘學者來華。因此，康熙帝以白進

氏爲「欽差」，加「勅使」名，使歸法國。白氏就帶了康熙帝進獻於路易十四世的漢籍四十九部，於一六九七年回到法國，至一六九九年（康熙三十八年）三月陪了十位傳教師，再到中國來。因爲他是「欽差」沿途官府迎送，和王侯一樣待遇。這十位新來的耶穌會士之中，包括着後來對法國及中國表現極大功績的馬若瑟 (Le P. Premare) 雷孝思 (Le P. Rogis) 巴多明 (Le P. Parennin) 三位大師。

巴多明就作爲大師而留伴皇帝，在十餘年間，把西歐名著十數種，翻譯爲滿洲文。康熙帝會經因爲健康上的理由而一時停止研究的解剖學一課，也再向巴多明氏學習。這位大師雖然學會了滿洲話，不過要翻譯解剖書，必須有精密恰當而特殊的譯語，他也沒有自由運用滿洲語的自信。因此，他如果以一課的分量大約每十頁的滿洲文譯稿呈供御覽，則康熙帝爲着深刻了解其內容，必須親自增刪這位大師的譯文。康熙帝認清解剖學在赤裸地暴露人類的肉體一切內外器官自然不免有犯及風化上禁則的地方。所以會手諭：

「或有風化上所不許觀閱之內容，而亦須明白理解者，卿供聖職，縱不能刪除此內容，亦不覺以不適當之語言加以說明矣。此點爲朕所深悉而可預料者。故當卿使用不適當之語言之時，勢非使此內容失其效果不可。故朕特命名醫二人隨侍卿等之側。卿視彼等，但可爲職業上之需要而處理其內容可也。朕特下令，雖一事一項，亦不可刪除。雖在滿洲語文上爲不妥之語法，亦不可缺。朕所以欲原書之全譯者，在使社會咸蒙此譯書非常之利益。此書非可以示年輕之人者也。故其圖形，除與卿分任其事者外，不可輕以示人。」(Lettre du P. Parennin a M. de Fontenelle, Secretaire perpetuel de l'Academie des sciences, Lettres edifiantes et curieuses, t. VII. p. 361. Paris, 1729.)

康熙帝看到原來的洋書，在卷末卷末，都附有圖頁，不過這種形式，在參照上頗感不便，認爲是洋書唯一缺點，命令必須避免此弊。所以每課都應附加說明的圖形，在以後的說明中有再參攷此圖的必要之時，可以再插入此圖。他認爲由莫斯科輸入中國的德國繪製的圖形雕刻，尙不够鮮明和正確。因此又命令著名書法家、畫家及雕刻家各二名，圖匠二名，厚紙製造者若干名，參加編纂解剖書的工作。

當時用法文或意大利文出版的解剖書之中，巴多明大師認爲德奧尼斯 (Dionis) 所著的最爲明晰而正確，所以採用此書，依照它的順序和方法，進講解剖學。關於圖形，則因爲巴脫利昂 (Bartholin) 的圖形比別的圖形大些，而且雕刻鮮明，所以把這些圖進呈御覽。

巴多明大師教科書上的論旨，把血液循環的原理，儘可能作最明快的進講。可惜康熙帝缺乏使功課講解容易理解的預備知識。所以，巴多明大

師在說明血液循環說之前，尙有解析序論的必要，因此撰擬了序論的草稿，進呈御覽。侍臣把這篇序論放在康熙帝的面前，皇帝把這篇序論反復誦讀了好幾次，非常讚賞其學理精闢而譯文譯語也都正確。康熙帝記得倉庫中有一具高約三尺全身有血管和靜脈的銅製人體像，就把它從倉庫中取出。試觀西歐解剖學的說明，是否和這個解剖像一致。這個勅命，使巴多明大師非常歡喜。他以為中國人有想像中的血液循環之理，調查這個人體像，也許可以獲得意外的發見。這個人體像終於搬到皇帝面前了，全面雕刻的靜脈，完全是一樣的，長度也是相同的。肌肉裏面沒有血管也沒有動脈的形狀，當然也沒有它應有的部位。陪席的二位典醫，凝視這個解剖像很久很久，承認巴多明大師之說即西歐解剖學的真理。據他們的說法，病人感覺爲坐骨神經痛及痛風的疼痛之時，可以按照這些線路確定可施鍼治的穴道。鍼是和婦女縫衣針同樣的鐵製的小針。中國人可以在肌肉部位或其他部位打鍼深入二三寸，由此可知中國人也多少知道血液循環或淋巴腺的作用，但是不知道血液如何循環。從古以來，中國的醫書和醫師，都沒有論及這種循環法的。巴多明氏提出這個人體解剖像所刻的軀和人體的靜脈和其他腺管毫不合竅這一點，康熙帝說中國在明代有過解剖屍體的事，但是，後來就沒有解剖的事。他說：

「解剖罪人的屍體，看起來也許是很有利的事。特別是像你所说的，這種解剖在不顯著的場所，如果在內科醫和外科醫的眼前舉行——罪人在生存時期雖然對社會非常不好，但是死後至少因此可以對社會有些貢獻了。」(Lettre du Parennin a M. Fontenelle, pp. 289-290.)

巴多明氏對於西洋人父親解剖兒子，以及兒子解剖父親屍體的事實，縷述這種解剖的理由。不過，康熙帝從中國自古以來的社會觀念——孝順的義務和父子的情誼上，絕對不贊同這種行動。

這部解剖書的翻譯，經過五年之久纔算脫稿。康熙帝在北京和各地方的狩獵場之間，建設行宮二十所，不斷地巡幸於行宮和行宮之間，每年留居熱河的避暑山莊三個月，在北京的時間，一年裏不過兩個星期。巴多明大師在十八年內，從不間斷地隨侍君側，回到北京，才繼續解剖書的翻譯。這是一本解剖書翻譯了五年之久的理由。

康熙帝起初原想把這部滿譯解剖書，命漢譯漢醫各二名，從事漢譯，公開印行。但是他的主義後來改變了。「此係特異之書，故不能與普通文書同日而語，不能任令無學無識者濫讀。」(Lettre du P. Parennin a M. Fontenelle, p. 364.) 康熙帝把譯稿騰清三部稿本，秘藏起來，第一部在北京文淵閣，第二部在暢春園，第三部在熱河的避暑山莊。後來康熙帝又訂成漢譯二部，這兩部譯書收藏在某文庫裏，絕對不許印行。數年以後，對於特別的研究者，才允許進入文庫閱讀此書，但是絕對禁止帶出及轉抄。(未完)

太炎大師之遺稿及其他

邱漢生

南屏山下舊祠堂，
鬱鬱佳城草木香。

異代蕭條同此志，
相逢應共說興亡。

——爲外子卜葬西湖
蒼水公墓右首

右所引，乃太炎大師夫人湯國梨先生詩也。自大師之殞，政府有國葬西湖之議。地在南屏山下，與晚明民族詩人張蒼水墓園相近。身後穿塚，得傍要離，於大師早年宜勞光復運動之志事，固深體之也。詩中所謂「異代蕭條同此志，相逢應共說興亡」者，亦甚能道出大師之心事矣。

一昨，夏履禪先生見訪，遂同過大師夫人湯先生寓廬。

夫人延余等坐。爲一小客室，東向壁上懸大師寫真遺像。高朗圓大之前額下，雙眸炯然，光出眼鏡外。其深沉精卓之知慧才力，固輝灼灼人，如其眸子；其蘊蓄富厚之學殖，則高圓之前額，似亦有以苞孕之矣。西向壁上張橫幅，大書曰：東南樸學，故大總統黃陂黎公之所

褒也。肅觀遺像，深念褒詞，高山仰止之情，油然而興。

架上大師遺書數百卷，此外，几案數事，淨無纖塵。窗外木芙蓉娟娟作花，明艷鮮麗，搖曳秋風中，晡後斜陽，以金黃之光色，塗澤之，益稱室內之幽寂。

夫人年事六十有四，而精神清健，尤善言談，爲余等言大師事，娓娓數小時，不倦。

夫人之言曰：自太炎之歿，政府議國葬，設國葬委員會董其事。會抗戰軍興，事尋廢，十載以還，委員七人，泰半零落。月前張溥泉先生謂委員會將更組，別委人選，擬爲九人。國葬之舉行，會當稍緩耳。抑今日物價涌貴，數千萬元國葬費，固亦無所用之。

大師之墓，夫人將親爲文誌之。往者汪先生東所爲墓誌，文甚繁富，鑄石之質，計當在三千萬元以上。故夫人將自撰簡短者易之。首敘大師名諱，族望，里居，生卒，以明其人；次述平生著述，以明其業；而殿以配偶子女，以明其後嗣。而於大師早歲奔走光復之事，略

弗敘錄。夫人自言將以此文爲後人創一體例，而尋又自損曰，第不知可否耳。夫不有創發，何有於紹述。苟於其當，雖自我作古何害？大師之墓，而夫人誌之，固無不可者。然奔走革命，肇造民國，大師之勛業亦隆矣，雖今日者以孫公爲國父，而大師文章學問並世無出其右，錄其首出而遺其次，夫人之意苟如此，竊以爲亦有未安者焉。將最錄其行誼而傳之後人，國史所資以考信者必於是乎在，夫人之所宜措意者乎？論功業，大師之傳世當別有在，而記載中華開國史者，固必不遺大師而弗及者歟？

大師之歿，遺稿叢雜，散置書案抽屜中。後稍稍整理之，大別凡三類。其最夥者，爲論述中國醫學之文字，其次爲泉譜，二者皆有統系可尋；復次則雜書篆籀文字，有黃季剛錢玄同之手筆廁其中，爲最不易整理者。寇兵陷姑蘇，懼遭兵燹，裝箱密移天平山僧寺。而大師侍者知之，陰通於寺僧，盜而售之人。迨市上散見大師手蹟，夫人乃知而究詰之。收其餘，則散佚者多

矣。亦海內文獻之浩劫也。

夫人善詩，長短句尤神韻綿邈，有鑿於時。往歲嘗印行影觀詩集，而詞迄未獲集。余懸揣夫人詩詞當有與大師生平足以相發明者在，而夫人終謂大師不甚喜詞，所作因鮮有與大師生活相關涉者。履禪先生乃謂各有千秋，此語誠得之矣。

夫人年來多更憂患，先大師之喪一年，夫人哭其弟，一年而哭大師，越三年而哭其母，今年十月又哭其妹。十年之中，屢喪親愛，死生之痛，萃於遲暮，而亂離播越，尤不可言。夫人言此，神情至爲沉痛。竊思並世各國，尊崇其學者文人，無所不至。生則贈其家，沒則褒其墓，爲之設紀念館，以保存其遺書遺稿，爲之籌紀念金，以振卹其遺族。太炎大師爲樸學殿軍，盡人而知之矣，我政府苟不欲振導文化則已，苟振導矣，則所宜從事者，寧國葬一端而已乎？

日將墜，余等辭去。歸途，夏先生貽余影觀詩一冊，篇首引詩，集中作也。

訪夫人既竟，余追記其事，稿未經夫人寓目，漏略錯誤甚多，文實作者自負之。

三十五年十一月。

寶貴的青年腦力

徐覺非

有適當的學校自然不容易。就是學費太高，也是聯帶的現象，難以責備。現在所難的，是縱使有了學校，這教育的責任仍然不是由學校負著。不信，請看那一家的一家子女不是在家仍然需要家長或家庭教師替他們補習？

現在中小學的學生智識上的負擔的確太重了，他們單以語文一項而論，須在他們的方言以外學習所謂國語，這種國語只是一種備用的技能而並不是真正需用的，尤其是到了中學裏，教別種功課的時候，何會用的是國語？家庭及社會何會用的一定是國語？此其一。文字要學所謂語體，語體未見得能應用，又要學文言。此其二。本國的文字還來不及，又要趕緊學英文。此其三。這還並不是智識的本身，已經如此，他們還有多少工夫來了解練習那些繁複的大代數，三角，幾何等等？現在的教育方針好像是在中小學的學齡中磨練出一種極度緊張的腦力，使他們趕快填塞些東西進去預備到了大學時候再一齊遺忘掉乾乾淨淨。

中小學應當少學些東西麼？其實也不是這般說法。學是可以學的，但是不要用五十年前舊法子來念書，學與念書是兩件事，教師應當用點活的方法來教，不必叫學生背誦教科書了。如果是選的文學作品，背誦一些還可以，至於什麼常識以及歷史甚而至於自然科學這類的教科書如何可以背呢？這能算是教育麼？有一種學校教師猶以背教科書為不足，還要另外寫些筆記來叫他們背，又其甚者，拿每篇文章的著者略歷如某某某省某某縣某某朝某某科進士某某官著有某某文集這些也叫學生來背，（這都是筆者在上海見聞所得），未免太拿青年最可寶貴的腦力供人兒戲了。這種以念書為教學的陳舊觀念如不改革，縱使有好的教材，好的設備，好的制度，一切都是夢幻泡影。

現在的中小學校似乎忘記人家送子女入學是因為他們自己不會教、不能教、不暇教、所以託付學校，而國家也不願意人自為政，必須青年男女受整齊的公式教育，並不是說自己在家裏打好了底子，然後來應一應卯，混一個資格。其實如果專為資格，何不在大學入學時或其他需要證明時來一個檢定考試，分別給予證書？又實在、又簡單、又整齊畫一、中小學似乎不是非辦不可的。

但是現在的學校真正教了麼，恐怕家長若不逼問的話，學生只有懵懂一世，不會了解他們的功課的。事實上凡是成績稍好的學生一定是家庭裏先打好了底子，或是隨時補習的。其餘則必是發憤用功不顧死活，勉強趕上去的。

別的不必說了，後代國民是至高無上的寶貝，要看看他們在學齡能不能吃得消這種殘酷的腦刑。這不是鬧著玩的。希望暫時至少作到下列幾點：

(一) 勿在課本以外再增加學生負擔。(二) 勿責學生以背誦全文，只須了解大意。(三) 對於成績不佳的學生更要多費點精神，勿採不負責的態度。

本刊徵求學校通訊員啟事

本刊為溝通教育界文化界消息起見，徵求學校通訊員若干名。辦法如下：

- 一、名額 大學——每一學院一名；專科學校或中學——每一學校一名。凡現在國內各公私立大學，專科學校，或中學肄業學生，文字清通者，均有應徵資格。
- 二、資格 符合上項資格之學生，志願應徵者，可試稿一篇，報告所肄業學校狀況，或師生生活特寫，稿長三千字為限，郵寄上海福州路六七九號中國文化服務社讀書通訊編輯室收。經本刊認為適合者，函請擔任學校通訊員，並發給通訊員證，試稿註明通訊處，至遲於十二月底以前寄出。
- 三、手續 經常寄學校通訊及報告，收集寄遞校內出版物，并隨時隨地設法擴大本刊讀者羣。
- 四、工作 以一學年（一年）為限，但期滿後，如未屆畢業而經本刊認可者，得續任甲、訂閱本刊對折優待；（為本刊介紹推銷十份以上者，送閱本刊一份）
- 五、任期 憑通訊員證，購買中國文化服務社出版書籍，享八折優待；（外埠函購，可於函內註明通訊員姓名及通訊員證號數）
- 六、酬勞 丙、優先發表其作品。丁、通訊或報告稿件，優予稿酬。戊、收集寄遞與本刊之校內出版物，本刊以中國文化服務社出版之相當書刊為酬。

讀書通訊半月刊編輯室啟
十一月廿五日

怎樣在大學裏讀書

段開霖

渡過大學入學考試的重重難關，隨着各大學的相繼開學，這幾天裏，全國又有幾萬個大學裏的「新人」，慶幸着自己沒落了第，踏進「神聖的」大學之門。剛踏進大學之門的時候，差不多總免不了有着欣喜、興奮的情緒，懷抱着滿腔對學問對工作的「野心」，都計劃着以後應該怎樣怎樣的用功，怎樣的不再像小學生的那樣玩皮和胡鬧，不再像中學生的那樣的無視和自滿……

同時總覺得處處是新鮮的希奇的，充滿了對於將來的美麗的憧憬。從這時起，由於自己所選讀的院系，決定了自己以後是學什麼的，做什麼的。註好了冊，選完了課以後，就又將被捲入到功課的緊張的氣氛裏去，但由於在未入大學之先，對於大學認識的模糊，既入大學之後，又眩惑於大學之「大」和知識之「廣」，而現實的環境并不如理想中的美滿，得不到學校圖書設備的便利，也得不到優良的教授底指導和給予，更可嘆的是自己不知道究竟應該怎樣在大學裏讀書，四年的光陰，就這樣事倍功半地浪費了，不知不覺地虛度過；或者竟一無收穫，得不到學問，求不到真理，以至畢業，和初進來時一樣空虛地出去了！面臨着許許多多新穎生疏的課程，多少剛入大學的新人感到無限的迷茫惆悵，不知該怎麼應付他好！這心情，當我剛踏入大學之門，也會有過，却由於自己過分的珍視未進大學之前，自己

所懷抱的一顆熱烈真摯底求知的心情，不惜在迷茫中探尋着在大學裏讀書的途徑，回憶起來，時間和精神的浪費未免可惜。倘若我重做「新人」，在自家懂得怎樣在大學裏讀書以後，也許會比往日安排得更要好些；但逝去的機會永不再來，未了的心意，徒只寄望於今日的「新人」，能和他們談談怎樣在大學裏讀書，對於一個初進大學的人，總不無益處吧！

在大學裏讀書和在中學不同：

在中學讀書，偏重於養成善良的公民和平正的人才，所以把知識範圍，人為地加以具體化，而人生領略也有意加以簡單化，藉使你容易理解知識，便於領略人生。一入大學之門，便要你先知道大學之大，知道知識範圍的繁複和人生境界的廣漠，把知識和人生的真正情況擺在你眼前，要你心領神會而能把捉到，進而控制住。所以大學院系的錯綜繁複，大學課程的五花八門，大學教授的各種類型，所有這些，並非是向你故示玄虛，而是因為真正的知識範圍如此，真正的人生境界如此。這一點要作首先意識到，要你看完整體之後，再決定你將投入的一隅。

在中學讀書，要你循規蹈矩，按部就班地把先生所講的書本所說的記在心裏，然後在考試的時候，把這一套和盤托出，便算是優秀的好學生。但在大學讀書，則不應當僅此而已。首先可以

說，在中學讀書。偏重記憶，在大學讀書偏重理解。大學的一些課程，許多不是像在中學那樣死板板的所能應付，許多課程，沒有什麼成規可循，不僅是記住一些教條，便是好學生！

在中學唸熟幾本教科書，便為優等生，在大學則沒有教科書，甚至有些課程，也沒有固定的參考書，但你要對這門課負責。所以便須爬到書堆裏去，這裏找一點，那裏找一點，把找出的東西，自己組織成體系，發為獨立研究。祇有這樣程度的大學生，才配稱為大學裏的高才生。在中學讀書，要假定先生所講的都是真理，然後把這些講話，筆記下來，考的時候，背熟筆記，則先生沒有不誇贊的。但在大學讀書，有些先生，為要深知道問題的兩面，他自己不作結論，一切要你自己去探求。有些先生更不認為你背熟他所講的筆記為好，而願意你有獨立的意見，深切的思考，更運用一些不同的材料。所以在大學讀書，既不能靠教科書與固定參考書，又不能靠先生的講義，而要在某一知識領域中試行自己開闢境界。至少理論上應當如此。

在大學讀書的時候，要養成學識上的蘊蓄力與潛涵力。假若對各門科目各別的以讀教科書與唸先生筆記的辦法來應付，結果必致知識狹隘，幽莽滅裂，終於不勝應付，必須對所學的範圍，做一般知識水準提高的修養，然後考試時方有得

心應手運用自如之妙，不求考得好，而最後自然考得好了。倘若以應付考試的辦法來讀書，在大學尤其可證明是求學的自殺之路。所以一些中學裏的好學生，到大學不久之後，便感「江郎才盡」。其道理大都在此，大都是不知在學識上養成蘊蓄力與潛涵力的緣故。

在大學各年級讀書，每一年級，各有其情景之不同：

大學一年級的「新人」(Freshman) 應對一般的共同必修科，普遍的注意，作整體的瞭解，不要以為一些課程與將來的自己專門無干，便疏於學習。其實知識是整個的，人工的分門別類，本就不妥，若不洞悉「全體」，便不能探求「偏至」，祇有豁然於一切事物之理，然後對自己的專門，才能養成「變通才能」(Versatility) 而不致成爲「手藝人」。所以，「新人」們！請注意一般知識的修養，以爲自己的將來專門學識，打下良好的基礎。

大學二年級生 (Sophomore)，可說是個「入門者」，從這時起，可以開始走向自己專門所學的大門去了。在走向這一大門之始，必須放開腳步，步步跨得開，步步踏得穩。把自己專門所學的概論一類的課程唸得好，唸得細，知道的多，然後幾項專門所學的基本課程，樣樣學得紮實而融會貫通，以後逐步學去，便可左右逢源了。

大學三年級生 (Junior)，便要開始培養自己的專門知識，這一年正是大學生中最艱苦的一年，所有自己的專學能否學得好，大都要在這一年中見分曉，所有唸死書的學生終於落伍，也要在這一年露出馬脚。專門的課程，越來越專，許多書籍，不能滿足知識的要求，許多先生，不能滿足學生知識的逐漸提高。因而，此時不要以自己的知識，和某本書或某位先生來比較，而自以爲可以驕傲；而應以自己所學，和知識本身來比較，便知道自己所學距離知識最終境界太遠，而感到百尺竿頭，須要更進一步，以這種心理學

下去，越學越知不足，越感到學習的趣味，而開始立志爲學了。

讀到大學四年級的大學生 (Senior)，對於自己專門所學已窺得了一個大概，可以於專之中再求一方面之專，而特別注意某一系中的某幾種課程。進而把自己幾年來學習的心得，求得表現，如而是做畢業論文，發表卓見。不過我以為學士論文，應當以譯書爲原則，一般說來，專門著作尙談不上。假若就自己專門所學的範圍，翻譯一本大名著，不但於中西文字有莫大的長進，而對自己的專門所學，尤其有無限的增益。因爲若有一本書爛熟胸中，乃可以終身受用，而翻譯正是爛熟某一本書的絕妙法門。

大學畢業之後，在研究院讀「畢業以後」(Post-graduate) 的書，又和在大學裏讀「未畢業」(Under-graduate) 的書，有所不同。

研究院中的畢業生，可以開始進行研究工作 (Research-work)。前此在大學中，是要你們對每件事都知道某些事 (Know something of everything)，現在則要你們「對某些事知道每件事」(Know everything of something)，真正要你們鑽進知識的牛角尖中去，不怕你的知識領域如何的微小，但在這一細微之內，則要你無所不知，無所不曉。所以高級學位 (包括各種名稱的碩士與博士) 的論文，要求所用的材料有原始性 (Originality)，對專門知識有所貢獻 (Contribution)，而這種論文，都必要小題大做，切不可大題小做，要你所寫出的東西，爲你的老教授所不知道的，方爲合格。做論文不像寫教科書那樣要排比勻稱，而要把你特殊的真知灼見，發揮下去，言前人之所未言，其餘一般所知道的，都要一筆帶過算了。

總之，在大學裏，要奮力刻苦讀書，打倒才子觀念與天才主義。要知道學問之道，是九分流汗 (perspiration) 一分靈感 (inspiration)，工夫到處見天才的。在大學裏，每個人都要以學

習工夫來發展天才，那便是用功。用功更要注意質量的用功，而不祇於數量的用功，不要祇終日埋頭書案，而一心以爲「鴻鵠將至」，而要遊戲時則遊戲，工作時則工作 (Play while you play, work while you work)，儘管每日讀書的時間少，而一坐下去，則深思熟慮，把自己溶到書裏去，把書融化爲自己所用。這樣才不是假用功，而真的能有所成就。

本刊上期及本期作者，其略歷，就所知向讀者

報告如左：

- 秉 志——暨南大學教授
- 楊振聲——北京大學教授
- 夏承燾——浙江大學教授
- 獨 活——名文學家
- 陳高備——復旦大學教授
- 劉燕谷——中山大學教授
- 杜秉正——前湖南師範學院教授
- 邱 椿——北京大學教授
- 楊衛玉——中華職業教育社總幹事
- 潘公昭——中華職業教育社幹事
- 羅家倫——前中央大學校長

精神現象學 (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 1807)

劉燕谷

黑格爾 (Georg Wilhelm Friderich Hegel, 1770—1831) 著

〔傳略〕 G. W. F. 黑格爾，是德意志的偉大哲學者。一七七〇年，生於史都脫格特。一七八八年，入杜賓根大學神學部，和謝林是同窗好友。黑氏在校時，研究神學自然科學及哲學；而對於康德和盧騷的思想，特別感覺到興趣。大學畢業後，有一個時期，在柏林充任家庭教師，而就在這個時期，他埋頭於古典的研究，驅動奮奮，來補救他自己的魯鈍。本來，在學校裏求學的時候，他的思想大體是追隨比較他年輕的謝林之後的；一直到一八〇〇年以後，方才漸漸獲得思想上的獨立。一八〇五年，充任耶拿大學教授，第二年，完成了他第一部的著作「精神現象學」，而於一八〇七年出版。此後，因拿破崙軍隊侵入的結果，使耶拿大學陷於經濟上的危境，而使他不能不離職。一八〇八年，他又出任紐倫堡的中學校長，一直到一八一六年為止。在此時期，他完成了第二部著作「論理學」，一八一六年，轉任海德堡大學哲學教授；一八一八年，改任柏林大學哲學教授。從此以後，他的哲學，便放出異樣的光彩，而被目為德意志「官學」。一八三一年，歿於霍亂。黑氏的哲學體系，真所謂「博大精深」，決非片言隻字所能盡。不過大體來說，他把康德所遺留下來的純粹觀念論，加以縝密的組織，而予以最徹底的發展。他的哲學，完全是論理主義；而決定其哲學的內容和形式，則為辯證的法則。即克服矛盾的正反合的運動過程，是解決一切問題的鑰匙。他的主要的著述，除上述二書外，還有一「法律哲學綱要」「哲學百科辭書」，「歷史哲學」等等。

〔概說〕 「精神現象學」出版的一年，即一八〇七年，是富有歷史意義的一年。黑格爾寫完本書的時候，是在一八〇六年十月，也就是拿破崙率兵進佔耶拿的一月。黑氏在戰時的不安定和對拿破崙的英勇的讚歎的複雜情緒中，完成了本書的最後的一頁。當黑氏把本書原稿寄給當時居住在慕尼黑的謝林時，對於本書的最後的幾章，雖經作下述的聲明：「關於

最後部分的草率不備，希望你加以寬大的眼光。因為在原稿完成的時候，正是在耶拿之戰（十月十四日）的「前夜」。

精神現象學，是黑格爾在一八〇三年秋到一八〇六秋之間所展開的思想。當時，他想完成一部「學術的體系」的巨著，而本書就作為此巨著的第一部。不過在本書出版以後，他的偉大的計劃，始終沒有實現。可是在本書當中，他脫離了謝林的影響，以嶄新的獨創的思想，而完成了他自己的學術體系。從這一點來說，本書可以說是黑氏思想誕生期的最豐富的收穫。正如奧圖華依斯所說：「精神現象學是黑格爾哲學的入門書，也是包括黑氏後年全部體系的哲學概論。所以本書對黑格爾哲學的研究，是一部非常重要的文獻。特別是在本書卷頭的序文，是對他向來所傾倒的謝林哲學的告別之辭，含有極重要的意義。誠如後來魯道爾夫·海痕所說，本文可稱之為「謝林與黑格爾的哲學體系的相異」。但在實際上的意義，還不止此。因為這篇序文，不僅是對謝林哲學的非難和反駁，同時，對康德·菲希特的形式主義或所謂反省哲學，也加以銳厲的批評。而更其重要的，則為黑氏在批評和非難的後面，還以直截明快的字句，表明了自己的哲學立場，方法乃至全體系的輪廓。所以海痕說：「能够完全了解這篇序文的意義，我們稱他能够理解黑格爾哲學，亦非過言」。從這句話當中，我們不難知道這篇序文，在黑格爾哲學體系中，其意義是何等重大！

黑格爾哲學的樞軸，到底在什麼地方呢？這不待說，當然是他的辯證論或辯證法。黑格爾著述本書的時候，在一方面，是由康德·菲希特所唱導的德意志觀念論，正顯示着豐富的成果；而在另一方面，則浪漫主義的思想，逃避世界，趨向孤立的傾向，又瀰漫於全國。而黑氏則在這雙重的氣氛底下，培養了自己哲學的嫩芽。所以他是處於浪漫主義的思潮中，來努力從事新哲學的建設。正如華依斯所說：「黑格爾哲學的卓越的意義，

常常含有雙重意義的特色：即一面是追求認識與生活的浪漫主義的熱情，而另一面則是追求普遍性與全現實的希望。而他所努力的，則為此兩者的統一。溫特班特把這個特色稱之為「浪漫思想的合理化」。而黑格爾的辯證論的特質，也正在於此。換言之，在一方面，保存着謝林等的浪漫主義思想的感情或知的直覺，在他方面又尊重康德、菲希特輩的反省的思維，而以獨特的方法把這兩者加以綜合，這正是黑格爾體系基本特徵的辯證論的課題。

謝林哲學的中心思想，以為能夠到達「絕對者」的境界，只能單憑知的直覺；而反省的悟性，決不能把握「絕對」。而且也只有顯現於知的直覺的事物，才是哲學認識的對象。所以知的直覺，是一切的生活。不過在這裏，我們要附帶說明的，便是謝林的所謂絕對的意義。依據謝林的說法，所謂絕對，是指沒有一切的差別而言，甚至沒有主客的差別，也就是絕對的無差別。可是這裏便發生了一個問題：即既然一切都是絕對的無差別，而現實的差別界又從何產生呢？關於這一點，黑格爾曾作過有趣的批評。他說，我們在夜裏看見所有的牛都是黑色的；而謝林的「絕對」便是指這個「夜」而言。

但是在黑格爾體系當中，「絕對」依然佔着極重要的地位。謝林以為絕對是「終極之相」，而黑格爾則以絕對為起點，同時，也以絕對為終點。即以絕對始，以絕對終。而他的辯證論的體系，便是證明此始源與終極的同一。不但如此。謝林的絕對，是無差別的，靜止的，絕對的同一，所以不免陷於固定和單調之中；而黑格爾則發見了脫離這個固定的絕對的方法，這就是辯證的方法。他說：「始源，原理或絕對，最初被直接表現的時候，只不過是普通的東西。如果說『一切的動物』，這一句話，對動物學絲毫不發生作用；同樣，我們所用『神的』，『絕對』或『永遠』等等名詞，也並沒有表現出它們內部所含的事物」。如果要把握這些名詞中內部所含的事物，必須依據反省的思維。所以他又說：「這些名詞，在事實上，只不過是作為直接的事物的直覺的一種表現。如果要在這些名詞上面，另外加多一點東西，即成立一個命題的話，即必須有一個『媒介』。對於這個『媒介』，在謝林是閉口不談的。可是黑氏則認為不提及『媒介』的原因，是因為「不懂得媒介與絕對的認識的性質」的緣故。這個媒介，便是反省。在黑氏看來，反省是「直接的事物的自體」，應該把他當作「絕對之積極的要素」而予以把握。僅僅由直覺所測知的活的「自體」，是無差別的，如果借康德的話來說，便是「盲目的」；而只有根據自體的反省，方能獲得被知的形式。沒有形式的內容，是一種空虛，也就是「無」。對於這樣的事物，黑格爾會稱之為「單純的概念」，「空虛的原始性」，而評之為「單色的形式主義」。謝林哲學，便是常常成爲被非難的對象。

象。

我們在上面說過黑格爾哲學體系的樞軸，是辯證論。而辯證論則爲一發展過程，即正反、合的發展過程。根據這個基本原則，所以黑氏認爲一切事物都不是靜止的或固定的，而都是處在運動或發展的狀態之下的。他說：「即自」體是抽象的普遍性，而在性質上，即含有「對自」的作用；可是「般都忽視了形式的自己運動」。按：「即自」an sich「對自」für sich 爲黑氏所獨創的名詞。其意義謂「即自」爲事物之始源，亦即爲發展過程中之「正」；「對自」則爲「即自」自身之發展，亦即爲「即自」之否定，相當於發展過程中之「反」。至尚有「即自，對自」之名稱，此乃爲發展過程中的最後的「合」的階段。因之，自己常常以爲永遠住在神聖的世界中，而實際上，却固定於脫離現實的抽象的空虛的即自態之上。可是事實上，即自體却並不停止在這裏，而是向前展開的。即自態之成爲對自態，已經是一種發展。但是即自態對於對自態的抽象普遍性的形式，並不感覺到滿足。這因爲即自態的本質，與其說僅在於形式，毋寧在於內容自身。而在此即自態與對自態之間的對立關係上，由於即自態自身的再度反省，而感覺到矛盾。這一矛盾，不能不予以否定。而否定之法，則爲對對自態的「奧伏赫變」，而還原到本來的即自態；但是這個即自態，也已經不是始源的單純的抽象普遍性的即自態，而是內部包含着對自態的「即自，對自態」。不過即自態和即自，對自態，並不是不相同的，它只是同一事物的發展而已。所以在黑格爾的體系中，所謂直接的或始源的即自態，不僅沒有固定的內容，而且也沒有固定的形式，而是一個「有生命的實體」。這個有生命的實體，並不停止於即自態之上，而是否定乃至奧伏赫變此即自態，而發展爲即自，對自態，即再還原於始源的即自態。由於作爲始源的「單純的概念」的自己運動，即形式的自己運動，真正的事物的全體，方告完成。這樣，始源的概念，因自己運動的結果，完成了自己；而由於這一自覺，才能完全把握住真的事物。所謂「完全把握」，其意義不外乎現實的予以認識的把握。這因爲所謂真的事物，就是這個發展形態；而同時，也就是這個發展形態的知識體系。而此體系本身，是真的事物，是一種存在，也就是現實。黑氏所稱思維與存在的一致，亦即指此而言。而我們對於他的名句：「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合理的都是存在的」，也就不難理解其意義了。

要之，黑氏思想中心的辯證論，便是這個概念的自己發展形態；而這個形態，也便是思維。所以我們拿這個來同康德的形式與內容予以嚴格區別的思想來比較，便不難發現其間存在着極大的差異。而這種自己發展的概念，黑格爾又把它叫作「精神」。所以依照黑氏的說法，「精神」是「有生命的實體」，是「全體」，是「真的絕對」，也就是「神的生命」。

聖詠譯義初稿

程石泉

蔣主席手訂

吳經熊譯

商務版(十月)

聖詠譯義初稿乃公聖古經中詩篇之翻譯。詩篇之成於何時，出諸何人之手，學者考據，尙難定論。唯純樸古雅，情文並茂；稽其所述史實，當遠在耶穌誕生之前。有爲個人生事之哀感，以求天主之矜憐者；有爲民族首長之呼籲，以祈天威顯示，呵護民族者；有爲祭祀樂典，民衆首領、祭司、與民衆相五唱和以答神麻者，雖其體製或爲長頌，或爲短頌，或爲唱答，或爲私禱，種種不一，要其內容無不一一表露公教原始之聖情。其畏懼天威也，崇敬天命也，眷懷主恩也，懺悔已過也，懇祈主援也，感戴主德也，憤世疾惡也，同情召感也，悲智深入也，得道怡悅也，企求解脫也，寄情不朽也；其哀號也，慘呼也，悲憤也，渴慕也，眷戀也，讚頌也，蓋皆一本至誠，毫無虛矯。歷述義塞族顛沛流離，失國痛史，但覺綱常失墜，道義淪亡，誠使人慘怛不勝。於是大維領導弱族，歷經艱苦，籲求天助，終至正義獲伸，天人同欽。凡此無不情見乎辭，引人同感。就學術之立場言，公教之古經聖詠，殆與希臘原始神話，印度吠陀時代之樂曲，中國詩經楚辭，同爲各民族之智慧種子，創始於先賢往哲，寔假蔚爲民族精神生活之主調，文化創造之始基。此種智慧種子原無分宗教、哲理、文學，蓋純然人類情理交鎔之結晶體也。就宗教修鍊言，聖詠乃有志於道者之日用糧，口誦心維，念茲在茲，所以致懺悔，澄俗慮，歆神靈，邀聖寵者也。

公教播揚中土，遠在唐初，盛於有明，爰及近代，歷經艱阻，不懈益奮。唯於聖詠之翻譯，鮮有善本。吳子經熊，學貫中西，聖寵不忘。於抗戰期間，流寓粵桂川黔，艱苦備嘗，但以其日修聖德，寵愛頻加，故能一優游聖道中，涵泳徹朝夕。一居暇則致力於聖詠之翻譯。吳子以教中人故能深得教中之滋味。所譯各什，不特著述原意，且文辭之淵雅優美，直欲比美風騷。四言五言賦體騷體律詩，妙造自然，如出作手。行見其膾炙人口，溫煥人心；必大有助於公教之傳播，聖道之宣揚。而況世界名著，獲此良譯，使我國學子，窺乎宗教聖情，藉以探求人類文化之本源，其功又烏可量哉！茲略舉吳子譯作余所心愛者，以共同好：

其能曲盡君子德道怡然自得之情者：

長樂惟君子。爲善百祥集。莫借無道行。恥與羣小立。避彼輕慢徒。不屑與同席。優游聖道中。涵泳徹朝夕。譬如溪畔樹。及時結嘉實。歲寒葉不枯。條鬯靡有極。第一首
主已將天樂。貯我腔子裏。豐年誠足樂。美酒豈無味。未若我心中。一團歡愉意。心曠神亦怡。登榻即成寐。問君何能爾。待主而已矣。第四首
主是我基業。主是我歡杯。杯中酒常滿。家業永不衰。優游田園中。俯仰稱心意。日涉漸成趣。樂斯境界美。第十六首
三節
求主惟一事。足以慰幽衷。終身居主宅。陶然醉春風。逍遙聖殿裏。瞻仰樂無窮。第二十七首第二節
朝誦爾仁。暮咏爾信。撫我十絃。寄我幽韻。語觀大猷。令我心醉。心醉如何。歡歌不已。功德浩浩。不可思議。聖衷淵淵。經天緯地。豈彼冥頑。所能領會。第九十二首第二節
雍雍君子。何以比擬。鳳尾之棕。鬱鬱葱蔥。麗盆之柏。暢

其能曲盡懺悔、愆罪、祈求寬宥之情者：

茂條達。植根聖圃。霑既化雨。經霜猶青。歷久彌固。嘉實累累。綠蔭交布。以表正直。以宜永祚。第九十二首第六節
其能曲盡懺悔、愆罪、祈求寬宥之情者：
長跪問天主。何時赦伶仃。第六首
霧。目枯因愁多。骨消緣辱類。一第六首
。聖神恆存。救恩不價。怡怡欣欣。使我立志。樂道津津。宜揚洪恩。鼓我吟舌。奮我歌脣。燔牲祭獻。非主所珍。主之所悅。痛悔之忱。謙卑自牧。實愜聖心。第五十一首
。垂聽幽囚泣。親釋羈魂縲。第百有二首
。我自窮幽。願主不休。主其傾耳。俯聽我求。天下之人。誰無罪尤。主若深究。孰能無憂。第百三十首
其能曲盡懺悔、愆罪、祈求寬宥之情者：
主乃我之牧。所需百無憂。令我草上憩。引我澤畔游。……

杜立特降落天目日記自序及附件

賀揚靈

自序

杜立特中將，是美國著名的飛行家。為人慈和，勇決，有絕好的技術，在歐非戰場，曾建立顯巨輝煌的功績。他領導炸東京，這是一個中校階級，炸後降落在天目山上，這在戰史上是一種奇蹟。日本經此一炸後，就倒了霉，慢慢的吃到美國由逐島而越島反攻戰略的苦頭。直到原子彈落到長崎廣島，嚇得敵皇遜降，纔結束所謂「皇國久長」的命運。

這次偉大的壯舉，給予中美日三國的軍民意識上，有幾種極大的不同影響：

一、在日本偷襲珍珠港以前，美國多少人認為日本對美國，還有幾分善意的，自己對日本亦有幾分輕視，以為日本儘管與中國作戰，但不敢持我們美國人的虎鬚的。這一偷襲，纔燃起每個人的怒發，認為日本陰險惡毒得大可怕。杜立特這次轟炸，自然替大家發洩了一點憤，同時亦加強了美國進一步消滅敵人的勇氣與決心。

二、日本的陸空軍，原來大多佈置在南太平洋中國本部與東北。經此一炸，使得日本不得不調回一部分飛機與陸軍，留守自己的本土。並且造成一種神經戰，日本不能不天天準備防空洞逃命，提心吊胆的嚴密警戒，以防美國侵襲。

三、日本軍閥在國內，一貫採用欺蒙人民的政策，說皇軍如何「無敵」，說只有：「我們炸人家，誰亦不敢炸我們」。這一來，牛皮吹破了

附件

這是幾個附件，第一種是杜立特十日上午從白灘溪到我那裏的親筆備忘錄，那時；李納德等在臨安青雲橋，尚未送到天目，所以有「仍無下落」字樣。第二種，致華盛頓電報，當晚由行署電台發至重慶最高統帥部轉華盛頓的。第三種李納德的轟炸東京雜記，是他幾頁日記，敘述轟炸詳情，很可補充杜立特對我說的一切。第四種，杜立特與趙秘書途中談話記錄，說明他的飛機與衢州機場失却聯絡的原因，重要是時間差錯與天氣惡劣的關係。另附安諾德及魏德邁對作者的謝狀，以示作戰期間，我盟方為爭取共同勝利，而密切合作的精神。茲分譯如下：

一、杜立特致作者之備忘錄

——抵達天目山後——

昨日五點廿分，我方B-26型陸軍飛機十六架，自距東京八百哩海面一航空母艦上起飛。轟炸東京後，至少有兩架飛抵杭州灣南之中國海岸。因天晚與重霧關係，無法尋覓衢州機場。我方飛行員，於昨晚六時廿分以降落傘跳下。我等之飛機，似落在距此方約五英里地方。其他飛行員，在東方約五英里地方。我們欲先往衢州，再至重慶。

司令 杜立特空軍中校 隨我在此
上尉 冠爾 仍無下落
上尉 巴德

中士 李納德 仍無下落
中士 布瑞美 仍無下落
一九四二年四月十九日上午

二、杜立特報告華府電

美國華盛頓空軍司令安納德中將鈞鑒：我方已轟炸東京成功，因中國方面天氣惡劣，故至現在為止，飛行員五人安全，飛機恐已盡損壞。

司令中校杜立特一九四二、四、一九。

三、李納德（中士）轟炸東京雜記

離艦急起飛！我巡洋艦正與日艦酣戰，俯衝轟炸機亦參加戰事，（從別一個母艦來參加我們這一隊的）。我們循環飛一周，對正指南針後，看見胡佛起飛時，針正指上午八點二十分。向日本飛約五十英哩後，遇日本船隻。此後約二百英里，望見日本之偵察機，向東飛約二千至三千尺高度。

繼續前進時，遇日本小船多隻。

抵達日本，約為距航程五十分之點。白晝抵達之一切條件順利。其他一航程，則利於夜襲。布瑞美與冠爾通知我：有許多船隻，約距三千呎。我們飛臨地上約二十尺，防衛氣球在東京中心點（信號），我們更向左轉；驅逐者緊隨，他們（指敵機）已知我們到達。

冠爾繼續前飛，我們幾乎正在他們下邊；冠爾猛向右轉，並在羣山上空。胡佛仍在我們後邊約五百碼。此處，我們把驅逐者困住。但許多的訓練機與其他敵機佈滿山谷之上空。

第一個炸彈落下時為下午一點三十分。三個燃燒彈，每個約五百磅。布瑞美看見更好地區，所以保留最後一彈。到達薩母（譯音），此時防空砲火甚猛烈，黑烟與爆炸彈藥齊飛。

，美機掠過東京街頭，不到一百呎上空，把小鬼嚇慌了，逃的逃，推的推，喊叫的喊叫，仆倒的仆倒——於是大家警醒了，知道軍閥的話是撒謊，是不可靠；對於整個戰事前途，開始悲觀失望。尤其是日本軍人，一向是驕傲不可一世的，這一來，臉上亦不免塗抹了喪氣的色彩。

四、中國自七七事變以後，無論前方後方，遭遇到默然的無情蹂躪，無量窮的生命與財產都燬滅了。在杜立特炸東京的前夕，敵人又佔領了香港、星加坡、更偷襲了珍珠港。中國人看到英美亦吃到虧，不免更空了氣息。現在聽到東京被美機炸了，任何角落裏的中國人都跳躍起來，興奮得要發狂，都說日本鬼子亦在吃炸彈了，美國到底是不可侮的。

以上所獲得的結果，對於中美兩國增加了戰勝的信心和勇氣；而於敵人開始喪失必勝的信念，漸漸地失望、動搖、恐懼、以致失敗投降。這一個反比例，可以說；我們在心理上打了一個大勝仗。所以我常說：杜立特的轟炸東京——給予敵人物質上的損失是有限的，而在攻心的收穫是無比的。

後來杜立特又領導一隊飛機，首先在羅馬投下一顆炸彈，他當時有一封信給我，說起這一件事情。去年八月敵人投降，我檢點行李要挺進杭州，纔知道這封信，不知什麼時候失掉了。另外杜立特和我在天目山合照的相片，有一張杜立特五個人都親筆簽了名，記得在屯溪展覽過，亦不知什麼時候失掉了。

我爲這兩件事，對於杜立特那幾位盟友，抱着很深的歉意。
我現在解除在浙省的任務，有北上之行，還小作勾留，抽閒寫出這份稿子，自然有許多掛漏的。尤其是參加八個整年戰鬥的我，偶然再拿筆桿，覺得有點生疏；如有人責備我的文字不好的話，我當長揖而拜之曰：謹受教矣！
三十五年七月於上海

我們幸也有機關槍在內。我喊一聲，使大家變更高度，防空砲火十分猛烈。見胡佛之第一彈已中目標，上校忽喊令暫停投彈，因胡佛正橫過我們下邊約一百呎。我們下飛約達二十呎，再向南飛，上校怒罵，因爲我們正飛在敵人的許多飛機工廠和軍營上空，而我們的炸彈已經用完了。我們放了幾下機關槍，使他們知道我們的去向。經過日本南端飛向中國，看見胡佛在我們左邊，離水約三呎，此後緊隨着我們後邊，都向中國飛行。

看見幾隻艦與小漁舟在兩岸附近，共有三百至四百。這時上校通知我們，恐怕不能到地上，因汽油已快完了。大家計劃必要時落在水上，遭遇順風，使我們能飛離日本更遠些。我們希望與計算，已飛了二千二百四十里（約十三小時），在中國海岸偏東過重霧，升至七千八百公尺，計算以爲已近衢州，我等跳下來，布瑞美、巴德、我自己、冠爾、杜立特，按着先後次序。

四、衢州途中杜趙問答錄

趙：在離開美國之前，足下與衢州飛機場（或麗水玉山）有無通訊辦法或密碼？
杜：在美時已約好辦法。顯然現在此辦法被誤解，並且我們早到了一天半。
趙：足下飛越中國海岸時，衢州飛機場爲何不能接受足下所發之無線電？
杜：亦許他們沒有預備好，因爲我們到的較他們想定時間爲早。
趙：假使事前並未與衢州機場約定，足下能否尋到該飛機場？
杜：當時海岸上若無重霧，山谷間若無層雲，我們就容易尋到衢州。但在夜間，如確定飛機場之界限，則須地上備有燈光標識，此層似乎彼此早已約定了。
趙：足下沒有較現在手邊更詳細準確中國地圖嗎？我想中國軍事委員會備有軍用之 1:50000 之中國地圖最好。

杜：我們當時未能備有較好之地圖，這是我們的一大障礙。美國來華飛機師，應備有更詳細地圖。現在就應將此種好地圖，送往美國，因爲我們在路上尚須若干時日。
趙：足下是否確知當起飛時，中國軍事當局已獲通知？

杜：已通知史蒂威爾將軍，吾等即將於四月廿日左右到達衢州；我想他會通知蔣介石將軍。再說負責代我們裝備汽油者，知道廿日以前必須齊備，並且我們託他轉達下列各點：
一、無線電之幫助；
二、巨大亮光，指示飛行場所所在地；
三、小亮光指示飛行場四週界限；
我們飛行前最大困難，是我們組織起飛，必須絕對秘密與迅速，實在沒工夫交換情報（通訊）和確定情報。

五、美國空軍總司令安諾德謝狀

揚靈將軍助鑒：前承閣下暨貴部惠予敝國空軍人員珍貴協助，無任感荷。茲謹代表美國空軍，申達最敬謝忱，即希眷照。由於閣下暨貴部果敢人士之協助，益增敝國空軍人員打擊敵人之勇氣與決心。似此精誠合作，洵爲貴我兩大國家爭取最後勝利共同志願之鐵證也！專此奉達敬頌
美國空軍總司令安諾德
六、中國戰場美軍司令魏德邁亞謝狀
揚靈將軍助鑒：敬啓者，茲謹附奉敝國空軍總司令安諾德上將謝函一件，敬希眷照。亞深信閣下必將繼續與吾人合作以期早日完成合力擊潰共同敵人之堅決工作，實所盼禱。專此，敬頌助綏。
中國戰場美軍司令魏德邁亞

浙江省立湖州中學 本刊學通訊員邵 鈺

如果知道一些戰時浙西教育的話，那對於「省立浙西第二臨時中學」，不會感到生疏的，他的有名聲，不是因為設備好，經費足，也不是學生多，校舍大，只是爲了她有一段艱苦奮鬥的歷史。自從她在孝豐的一個山村裏創立以後，就命定着是要受到磨難的，因爲她離開敵人的據點不足一百里路，轟炸，騷擾，幾次三番的遷移，把她磨斃了。但她畢竟在磨難中長大了起來。

第二臨中從創辦到現在，增加了許多班級，高中也有了，而且有了三屆高中畢業生，設備充實了，圖書增多了，誰都會記着，當時熱烈的「萬冊圖書運動」和「捐贈儀器運動」。師長始終沒有離開過的很多，同學也充滿了正義熱情的朝氣，是的，敵人只能佔去我們一部分的財產，可是永遠打不佔了我們的精神！

勝利！浙西二中在湖州——陳英士先生的故居——復員了，恢復了舊有的湖中，敵人在南門造的許多營房，正好給我們利用，如今，在這片廣場上，看不到殺人放火的黃色妖魔鬼，而是換上了一個活潑正直的青年。

很快的，湖中從四百人增加到七百人，校舍塞滿了，牀上睡得像堆棧，課室裏再也沒有插下一個人的空隙。圖書，設備，都很快的添置起來，而且，在廣場上，建立了三個籃球場，兩個排球場，田賽場，跑道……別見笑，這在浙西，已經算復員得迅速的了，師長，生活是苦的，同學，也把山裏含辛茹苦的精神帶了來，黑制服，樸實，純厚，更加活躍。

誰能我們的每天生活吧。這年青的一大隊，早晨，朝陽的霞光照耀着大地，廣場上，窗口裏，開始在活躍了，看書的，讀英語的，河上，洗臉，漱口，集合號一吹，又都集合在大操坪上舉行升旗典禮。輝煌的國旗昇到空中，同學們受着教官和體育教師的指揮，或者柔軟操，或者跑步，「一二三四」的呼聲把死沉沉的城市喊醒。

接着是一個鐘頭的自修，誰都放鬆不了一分鐘，就結了，禮堂沒有，只得拿了敵人的馬廄作禮堂，同學魚貫地入了「禮堂」，七百人，可是也做一個人地有紀律。

上課號一吹，同學和教師各自進了教室，上午四節，下午三節，教師流着汗，放着喉嚨，同學凝着神，靜聽用筆在紙上作着筆記。

晚飯以後，是整天中最開通的一段時間了，晚霞，照耀着郊野，三五成羣的同學，放開了胸襟唱歌，吹口琴，在校門前的公路上散步，路旁的垂楊，草原，路面的黃沙，都被同學們給予了青年的活力，是在要飛舞起來了，歸鳥行船帶來幽婉的音樂，曠野在活動着了。

「電燈亮了」，同學們又回到了教室自修了，每天晚上，都有兩個小時的自修。你以爲生活單調嗎？並不；活動多着，膳食是自理的，同學都訓練得成了可以和社会上的市儈折衝的人，而不是昏聩子，學生自治會的活躍，運動會、壁報、話劇、音樂會、書法比賽、作文比賽、勞作美術比賽、地圖比賽、壁報比賽、築路比賽……如果是好動的人，準備忙得透不過氣來。

同學來自各方，浙西二十九縣，每一縣的人都有，而且那樣平均，外省的，江蘇、安徽、湖南、各式的口語，習慣，可是，大家在一起讀書一起活動，比兄弟還親密幾分。

設備，圖書是算充實了，本來戰時在浙西，浙西二中的圖書是值得談談，現在又加多了，儀器最近又從永嘉購辦了一些來，校舍，現在有十四個班級。

證諸已往的歷史湖中會奮鬥下去的，她的保姆——金校長傳書——會拿着六七年來一貫的精神奮鬥，師長，同學，都是那樣年青，會不斷地進取，陳英士先生在期望着我們依照他的奮鬥精神奮鬥下去，在他的故居，爲了國家，爲了民族，站立起一羣年青的戰士來。

欲毀中華民族於一旦的戰爭停止。令人憂鬱，令人悲憤，也令人警惕。是有人人誰不爲之失聲痛哭？

一點呼聲

內戰阻住了復員，更阻住了建設。在這富庶之區的江南平原上，物價飛揚遠超蜀中數倍。今日在中大肄業同學，大多家境清貧，有的或竟經濟斷絕來源。其生活困苦之狀實不堪設想。大都紛紛在外面兼職，謀求「賺錢」的路徑，以圖勉強維持自己的費用。而畢業乃無形中遭到很大的影響，站在國家作育人才的立場講，諒非與辦教育的本意。

秋深了，轉瞬就是冬天。京市的嚴冬奇寒，遠勝於四川。而中大同學大多衣單薄，無力備辦冬衣。前次學生自治會曾電上海救濟總署，請求救濟，不知是救不勝救，還是有其他的緣故，迄今音訊杳然。最高教育當局不知有鑒於此否？

十月廿六日於南京四牌樓

預告

本刊第一二三期，爲「培養讀書興趣特輯」，將於三十六年新年出版，執筆者有蔣維喬，呂思勉，阮毅成，獨活，劉大杰，唐慶增，沈有乾諸家，內容充實，特此預告。

黃巖縣中剪影

本刊學校通訊員方崇潮

的確，這學期的黃巖縣中同過去是大大不同了。現在這一個古舊的縣中已經注入新的血輪，校長是新的，教師是新的，校中的措施也是新的。新的設備，新的建設，黃中向着新的大道上進軍，黃鐘響了。

新任的校長是吳文先生，國立復旦大學畢業，本縣三青團書記長，上學期任溫嶺縣中校長。著有成績，現在因着桑梓的關係到這裏來接任。接收移交是八月初的事情，開學是九月六日，在短短的一箇月中，吳校長都聘請好各科導師，佈置好各方面，一點也沒有使人失望。

教師方面，有不少飽學之士，如解鏡言、管昌侯、吳學洲三位中算吳先生在浙江的教育界是負有盛名的。新任的訓育主任兼高中部主任沈美蕪先生，江蘇人，私立之江大學畢業富有「訓育」經驗，沈主任的作風只要是受訓過的學生都是「有口皆碑」的，本學期開學典禮中沈主任給我們一個諾言，以後訓育方針力本民主，公事公辦，私事私辦，一切的事情都是求之「公正」。這，我們希望能夠成爲事實。在事務處主任職達十五年的楊素存先生，本學期是奉准休假了，遺缺由方進民先生繼任。教務主任是王曰璋先生，曾任浙江大學生物系教授，現在因着許多問題，屈就此間，使我們覺到萬分的榮幸。

校方爲顧全失學青年痛苦起見，特添設一級高中先修班，招收初中畢業而失學了的青年，聘請青年團幹事長王維積先生爲班主任，在浙江的中等學校裏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七四八四號

這是絕無僅有的情形。

圖書館經鄭校長抱天募得數百萬餘元經費，藏書大增，普迅全集、愛情三部曲、火、家、春、秋、被開墾的處女地及其他新名著等都有，雜誌長訂的有讀書通訊、華光週刊、民主、文萃、再生、時代、新文化、世界知識、國光英語、密勒士評論報、文藝復興等二十六種，報紙定有三份，這是足供我們課外閱讀的。理化儀器及生物標本並不見得豐富，對教學有礙，聽說是因爲經費問題，近來已積極向滬添置。

讀書空氣相當濃厚，無論何時只要你一踏進校門口，就可聽到琅琅的書聲，教室裏常常坐滿着同學，他們都埋頭做着作業，「爲學問而學問」這是同學們的銘言，怪不得上幾度的全省中學會考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功課特別繁，每星期三十六小時，一切學科都是以筆記爲原則的。

音樂研究的興趣還可以，書聲與琴聲聲相應和，別有一番風味。

學生自治會，膳食委員會，各級級會都已組織好，成績還沒有多大表現出來。

學術研究方面，尙未展開，歷史悠久的書報讀寫會，即將出版一新型一週刊，「日新一」也將定期出版。上學期許多愛好文藝的同學創辦「星野」旬刊，以鉛印的姿態活潑出現在浙東荒蕪得像沙漠般的文化界，獲得各界的好評，可是，終因經費問題，出不到十五期，便停刊了。

十月廿五日黃中校慶，校方舉行盛大慶祝，除放假一天外，並召開紀念會、遊藝會、及聚餐等。

無疑的，黃中是會領導民主的時代而前進的，黃中新生了，黃中決不會成爲民主時代的落伍者。

我的學校——大麓中學

本刊學校通訊員周應龍

在長沙晴佳巷有一棟法國式的建築物，他很美麗，很壯觀，這是大麓中學，我的學校。

大麓中學創辦於民國十四年，校長一向是黃衍鈞先生，他是個致力文化事業，熱心教育的人，所以學校成績很不錯，因爲學校年紀老，

成績好，所以能夠與雅禮、嶽雲、明德、長郡等中學媲美。這次勝利歸來，考試學生三、四千人，而取錄只有六百多人，故有很多貧苦子弟的莘莘學子，很失望的回去，筆者能夠僥倖取錄，當然覺得非常榮幸。

前年當日軍進攻長沙的時候，各學校紛紛外遷，大麓當然不能例外，當時因爲時間倉促，局勢太危險，只遷出了一部分重要文件及儀器，出走安化藍田，繼續上課，校舍是借的，桌椅是借的，一切都是

借的，根本談不到生活的舒適，更談不到設備。勝利以後，因校舍燬於兵火，須得重建，經黃校長煞費苦心，籌集了一筆鉅款，修繕添置，這樣，費了幾個月工夫，才建出一部分教室及寢室，於九月九日正式開課了。

讀書通訊 半月刊

第一二二一期

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廿五日出版

乘志 盧子道

杜佐周 朱伯康

李季谷 邱竹師

劉百 閔

上海福州路六七九號

發行所 中國文化服務社

電話 九一七〇五

電報掛號五一二三

每月十日、二十五日發行

預定請先惠法幣五千元

本期實價法幣六百元